

# 八路军巧取福寿岭日军枪械

●陈康



抗战时的福寿岭

石景山地区有日军觊觎已久、能够掠夺战略物资的石景山炼铁厂和北平城赖以依靠的石景山发电厂两大企业，为了有效地控制这个重要的工业地带，日军不但驻有大量军队、建立各种汉奸组织，还以不同名目成立各种团体，来达到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的目的。1945年日军管理的石

1937年7月30日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城，从这一天起一面像膏药一样的太阳旗插在北平上空，日军占领北平后，于1937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应对支那事变的纲要》规定，主要

## 日军的“善邻会”

景山炼铁厂建立了一个“善邻会”，目的是想以“善邻”名义，如：办学、开诊所、组织自卫队来拉拢老百姓，保护炼铁厂。“善邻会”设在福寿岭的一幢法国人别墅内，地下党员魏焉负责筹建“善邻会”，提出以“乡村建设研究会”名义需要搞一个试验区，经日本人同意，成立了这个公开的正式机构，称为福寿岭试验区，所在的位置距北平城30

的作战区是冀察沪三地，其作战的目的是“使支那迅速地抛弃敌对”，他们马上就把统治的触角伸到了京郊。当时石景山属于宛平县辖下，从永定河向西就是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包括了宛

平、昌平、房山、良乡等12个县，石景山成为日军重点的统治区，作为日军西进清剿和扫荡根据地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同时也是八路军进扰敌军、获取战略物资的地区。

## 刘仁定计巧取福寿岭日军武器

早在1941年1月，中共已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占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把敌后抗日斗争从根据地延伸到城市来。中共晋察冀分局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刘仁任书记，统一领导城市的敌后斗争。1944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苏联开始全面反攻，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也屡遭挫折、节节败退。在这种大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1944年9月4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决定将城市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并重，指示中要求：各地地委以上一级的党组织务必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中共晋察冀分局党委委员刘仁被晋察冀分局任命为分局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北平地下党的全面工作，他们向北平派遣了大批地下党员，准备接管北平，城工部机关也由河北阜平迁到了北平西郊的温泉、大觉寺一带领导地下工作。

正是在这一片大好局势下，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要伪军就地“维持治安”。于是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工作方向，积极准备抢在国民

党军进驻北平前，尽可能多地从日伪军手中搞到一批武器，运回根据地。1945年5月的一天，刘仁把魏焉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进入北平，任务是搞到一批日军的武器，临行前，刘仁说：“德意日法西斯临近崩溃，日军在战场上失利，美军节节进逼，日本败局已定，抗日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但在华北和东北，日本尚有相当兵力，必将进行顽抗，做垂死挣扎，我们要做好大反攻的准备，在敌占区的战略要点、交通要道和重要工矿区积蓄力量，特别要想尽一切办法、一切手段获取枪支弹药，以便大反攻时，配合我军外围作战，在敌人占领区实行武装起义。”那时候刘仁已经意识到福寿岭试验区所处的位置十分重要，地处

本人办的合法机构，由渡边兵任副主任，主管这一摊，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掌控下，附近的学校、诊所，周边有村庄和居民，参加地下党掌握的民众自卫队队员有20多人，主要都是有正义感的东北大学生。地下党在1945年5月以组织民众自卫队的名义，通过日本华北交通公司永田局长已设法搞到了80条枪，有了第一批武器。

八路军活动范围内，防守薄弱，进退方便，因此，他强调“对福寿岭试验区的工作也必须贯彻这个方针——要通过一切关系搞武器，学会‘以敌养我’利用敌人的给养装备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秘密武装。”他强调“这个生意要做”。



刘仁像

## 魏焉和他的小组

魏焉，1919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大洼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东北沦陷后，他亲历了当亡国奴的痛苦，偷偷立下誓言“不为祖国者非为人类”，并时时将这9个字揣在心里，以此自勉。他最早经一个叫佟炳华的同学介绍，在1933年就已经入党了，后来与党失联。1936年下半年他和左安、赵彦等有抗日思想和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同在沈阳南满中学读书。1938年他们同时考取日本留学的官费生，他上了东京工业大学，1942年因遭特高课调查，回国。1943年5月魏焉与赵彦、左安相约同到北平工作。

1944年初，薛成业经孟宪功介绍进入

伪宣导训练所学习，成为了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后经刘仁批准留校当了日语教员。宣导训练所是由日本人在伪治安军总署宣导局建立的训练机构，每次抽调营团军官短训，每期半个月，连排军官轮训，半年一期，训练结束后，再派回伪军中做宣导工作。1944年10月，魏焉在街上偶遇王魁，王魁原为训练所的少校学监，他把魏焉介绍到宣导训练所任少校教官，恰与薛成业同住一宿舍。薛成业在工作中认识了魏焉、王魁，和他们一起工作，把他们发展成为自己的同志。

左安是汇文中学教员，赵彦为慕贞女中教员，他们和魏焉一起参加进步活动，这

次和薛成业、王魁、魏焉一起撤回了根据地。薛成业向刘仁着重汇报了王魁和魏焉的表现，1944年7月魏焉在薛成业的介绍下重新入党。1945年王魁、魏焉被刘仁安排进城做伪军的工作，属于学委系统的地下党，由崔月犁直接领导。魏焉接受刘仁安排的任务后，星夜赶到了福寿岭，听了他们的汇报，见有了如此的好成绩，非常高兴，要求趁热打铁，继续开展工作。到了7月份，魏焉和左安、赵彦一起回到了根据地，向刘仁汇报工作，请示下一步的任务。刘仁指示：“要抓住福寿岭试验区这个有利条件，利用组训自卫队之际，全力以赴搞武器，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 地下党连夜巧取武器

1945年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同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日本即将战败。8月10日日本天皇分别致电中立国瑞典、瑞士，把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意愿转达给中、美、英、苏四国。晋察冀军区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成立在日本投降后新的北平市委和市政府，城工部也迅速选派干部进城以便接受日军投降，这时远在后方的国民党军也急于赶到华北，抢占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鉴于这种形势的变化，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放弃夺取城市，改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要求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尽量将日军手中的武器收缴夺取并运回解放区，因此刘仁指示左安、赵彦迅速回到北平，说：“抓紧林俊夫这条线，尽快要出枪支弹药运到福寿岭。”他们连夜启程，在8月11日就回到了北平，当晚左安就找到了自己早在豫东道公署共事过的林俊夫。林俊夫虽不是现役军人，但却与日军中皇道系统的少壮派关系密切，是秘密革新同志会主要成员，时任伪新民会中央总会人事局参

事。这时林俊夫从内部得知日本已经投降的消息，见到左安和赵彦时，表示自己正等候遣返。左安他们本来就是以走中间路线的个人主义灰色身份与日伪周旋，向他保证会安全回国，便提出前提是以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势力名义要搞一批武器，准备在日军撤离后维持地方治安。林俊夫觉得与其将武器交给国民党或共产党都不如交给一个第三党要好，可行，便同意了，并马上作了安排。还有一个可以利用帮助的日本朋友渡边兵作，他是个反战人士，是永定门外日军仓库警卫。林俊夫通知左安、赵彦第二天到复兴门外西南城角楼下的日军仓库去取，通过渡边兵作找他在日军北平防卫司令部的朋友，以新民会的名义将这批武器用公开运到了福寿岭试验区。

8月24日起，刘仁、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领导人岗野进、十一军分区肖文玖司令及杜淳政委都坐镇指挥全面的战斗部署，其中夺取福寿岭试验区枪支就是其中一项。这时已经是9月3日了，从9月5日起

国民党军在美国空运下就要到达北平，因此必须赶在之前就把这批武器运走。刘仁当机立断，马上行动，由第十一军分区派新五团丁团长在熟悉地形的张化石带路，趁夜奔袭福寿岭，新五团一部分人携带枪支负责警戒，其他人都徒手进入福寿岭。试验区早有内应配合，八路军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一枪不发，连夜就运走了存放在福寿岭试验区内的全部武器。到了解放区，一清点，大家乐坏了，一共有步枪700支、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子弹3万发、手榴弹1800枚、掷弹筒6具以及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无数，同时把左安早在家中秘密存放的驳壳枪65支、手榴弹200颗也一起运走了，还顺便“撸草打兔子”把石景山制铁所善邻课课长高桥刚给福寿岭试验区诊所配给的一批服装、外用药品、纱布、药棉、针剂装了有26个大筐也都交给了新五团，用了13个驴驮全部运回了解放区。

这真是“地下党运筹帷幄巧安排，八路军不费一枪夺武器”。

